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一百四

詳校官中書臣吳　璞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王旭暢

稗編卷一百四　　明　唐順之　撰

戶二

唐田賦　　唐書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為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

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有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葢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

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葢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葢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唐制度田以

步其濶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為畞百畞為頃凡民始生為黄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畞為口分二十畞為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畞寡妻妾三十畞當戶者增二十畞皆以二十畞為永業其餘為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寛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寛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寛鄉三易者不倍

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近州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疋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觔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

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緦麻以上親内命婦一品以上親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勲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縣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課役凡主戶内有課口者為課戶若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凡里有手實歲終具民之年與地濶

歴為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須先奏而斂凡稅斂之數書於縣門村坊與衆知之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諸役皆免凡新附之戶春以三月免役夏以六月免課秋以九月課役皆免徙寬鄉者縣覆於州出境則覆於戶部官以閒月達之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餘縣皆有禁四夷降戶附以寬鄉給復十年奴婢縱為良人給復

三年没外蕃人一年還者給復三年二年者給復四年三年者給復五年浮民部曲客女奴婢縱為良者附寛鄉貞觀中初税草以給諸閑而驛馬有牧田太宗方鋭意於治官吏考課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户法失勸導者以減户論配租以斂穫早晚險易遠近為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槩量州府歳市土所出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口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其凶荒

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戴冑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為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隨土地所宜寛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於五斗為差下下戶及夷獠不取焉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為種子則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

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於令貞觀初户不及三百萬絹一疋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户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大畧及其成效如此高宗承之海内艾安太尉長孫無忌等輔政天下未見失德數引刺史入閤問民疾苦即位之歲增户十五萬及中書令李義府侍中許敬宗既用事役費並起永淳以後給

用亦不足加以武后之亂紀綱大壞民不勝其毒玄宗初立求治蠲徭役者給蠲符以流外及九品京官為蠲使歲再遣之開元八年頒庸調法於天下好不過精惡不至濫闊者一尺八寸長者四丈然是時天下户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羨田逃户自占者給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以攝御史分行括實陽翟尉皇甫憬上書言其不可玄宗方任用融乃貶憬為盈川尉諸道所括得容户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旨

張虛數以正田為羡編戶為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十六年乃詔每三歲以九等定籍而庸調折租所取華好州縣長官勸織中書門下察濫惡以貶官吏精者褒賞之二十二年詔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州縣歲上戶口登耗採訪使覆實之刺史縣令以為課最初永徽中禁買賣世業口分田其後豪富兼幷貧者失業於是詔買者還地而罰之先是揚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益州以羅紬綾絹供春綵因詔江南亦以布代

租中書令李林甫以租庸丁防和糴春綵稅草無定法歲為旨符遣使一告費紙五十餘萬條目既多覆問踰年乃與採訪朝集使議革之為長行旨以授朝集使及送旨符使歲有所支進畫附驛以達每州不過二紙凡庸調租資課皆任土所宜州縣長者涖定粗良具上中下三物之樣輸京都有濫惡督中物之直二十五年以江淮輸運有河洛之艱而關中蠶桑少菽粟常賤乃命庸調資課皆以米凶年樂輸布絹者亦從之河南北不

通運州租皆為絹代關中庸課詔度支減轉運是時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纔三錢絹一疋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疋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天子驕於佚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其所入於是錢穀之臣始事朘刻太府卿楊崇禮句剝分銖有欠折漬損者州縣督遝歷年不止

其子慎矜專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鉷為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安祿山反司空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而已自兩京陷沒民物耗斁天下蕭然肅宗即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於是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

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庸使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市輕貨緜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明年鄭叔清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勲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而百姓殘於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粃為粮民行乞食者屬路乃詔能賑貧乏者寵以爵秩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

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及吐蕃逼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百官進俸錢又率戶以給軍糧至大歷元年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為青苗錢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内永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内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

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劒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戸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中國婚姻歲送馬十萬匹酬以縑帛百餘萬疋而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河湟六鎮既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西資糧百五十餘萬緡而中官魚朝恩方恃恩擅權代宗與宰相元載日夜圖之及朝恩誅帝復與載貳君臣猜間不協邊計兵食置而不議

者幾十年而諸鎮擅地結為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以法頗留意祠禱焚帛玉寫浮屠書度支稟賜僧巫歲以鉅萬計然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欲以先天下然生日端午四方貢獻數至千萬者加以恩澤而諸道尚侈麗以自媚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敘者食度支數千百人德宗即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租庸調之法以

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法敝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税而歛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税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税使以揔之量出制入户無主客以居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賈税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田税視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遣黜陟使按比諸道丁產等級免鰥寡惸獨不濟

者敢有加斂以枉法論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舊戸三百八十萬五千使者按比得主戸三百八十萬客戸三十萬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歲斂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稅法既行民力未及寛而朱滔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初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請借富商錢德宗以問

度支杜佑以為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韋楨長安丞薛萃搜督甚峻民有不勝其冤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僦匱納質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為罷市市民相率遮邀宰相哭訴盧杞疾驅而過韋楨懼乃請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百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

其本道税錢每緡二百因詔天下皆增之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畧盡玄宗即位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畜本錢至是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饋散餧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即位京城兩市置常平官雖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兼儲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

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諸道津會置吏閲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給出界粮每軍以臺省官一人為粮料使主供億士卒出境則給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費將士利之踰境而屯趙贊復請稅間架筭除陌其法屋二架為間上間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匿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公

私貿易千錢舊筭二十加為五十物兩相易者約直為率而民益愁怨及涇源兵反大譟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商户僦質不稅爾間架除陌矣於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鐵之稅皆罷朱泚平天下户口三稅其二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匹為錢三千二百其後一疋為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為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

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曆之數再倍又癘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析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闕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所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贄言雖切以讒逐事無施行者十二年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為軍興國用稍廣隨要而稅吏擾人勞陛下變為兩稅督納

有時貪暴無容其奸二十年間府庫充牣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陛下以錢為稅今錢重貨輕若更為稅名以就其輕其利有六吏絶其奸一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也用不乏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勸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為三估計折州縣升降成奸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為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

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疏入亦不報初德宗居奉天儲蓄空窘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袴帝不能致剔親王帶金而鬻之朱泚既平於是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淮南節度使杜亞宣歙觀察使劉贊鎮海節度使王緯李錡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當是時戶部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斂謫官吏刻祿稟增稅

通津死人及蔬果凡代易進奉取於稅入十獻二三無敢問者常州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為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贊卒於宣州其判官嚴綬傾軍府為進奉名為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延齡死而人相賀是時宮中取物於市以中官為宮市使兩市置白望數十百人以鹽估敝衣絹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進奉門户及脚價錢有齎物入市而空歸者每

中官出沽漿賣餅之家皆徹肆塞門諫官御史數上疏諫不聽人不堪其弊戸部侍郎蘇弁言京師游手數千萬家無生業者仰宫市以活柰何罷帝悦以為然京兆尹韋湊奏小人因宫市為奸真偽難辨宜下府縣供送帝許之中官言百姓頼宫市以養者也湊反得罪順宗即位乃罷宫市使及鹽鐵使月進憲宗又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兩税外榷率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諸道節度觀察

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劉闢李錡既平訾藏皆入內庫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河東節度使王鍔進獻甚厚翰林學士李絳嘗諫曰方鎮進獻因緣為奸以侵百姓非聖政所宜帝喟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湟陷没烽候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恥不忍重斂於人也然獨不知進獻之取於人者重矣及

討淮西判度支楊於陵坐饋餫不繼貶以司農卿皇甫鎛代之由是益為刻剝司農卿王遂京兆尹李翛號能聚斂乃以為宣歙浙西觀察使予之富饒之地以辦財賦鹽鐵使王播言劉晏領使時自按租庸然後知州縣錢穀利病虛實乃以副使程异巡江淮覈州府上供錢穀既至江淮得錢百八十五萬貫其年遂代播為鹽鐵使是時河北兵討王承宗於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號

助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號又有獻賀物穆宗即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贓論然自在藩邸時習見用兵之弊以謂戎臣武卒法當姑息及即位自神策諸軍非時賞賜不可勝紀已而幽州兵囚張弘靖鎮州殺田弘正兩鎮用兵置南北供軍院而行營軍十五萬不能亢兩鎮萬餘之衆而餽運不能給帛粟未至而諸軍或强奪於道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為絹

二匹半者為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戶部尚書楊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貿遷有無變通不倦使物無甚貴甚賤其術非他在上而已何則上之所重人必從之古者權之於上今索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廣鑄以資用今減爐以廢功昔行之於中原今洩之於邊裔又有閭井送終之唅商賈貸舉之

積江湖壓覆之耗則錢焉得不重貨焉得不輕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鑪歲盈百萬今纔十數鑪歲入十五萬而已大歷以前淄青太原魏博雜鉛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榷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寛於所求然後出内府之積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

纊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唯鹽酒本以榷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可去錢文宗太和九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錢歲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罰俸書下考州縣假借以枉法論文宗嘗召監倉御史崔虞問太倉粟數對曰有粟二百五十萬石帝曰今歲費廣而所畜寡奈何乃詔出使郎官御史督察州縣壅遏錢穀者時豪民侵噬產業不移户州縣不敢徭役而征稅皆出下貧至於依富為奴客役罰峻於州縣長吏歲輒

遣吏巡覆田稅民苦其擾武宗即位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大秦穆護祆二千餘人上都東都每街留寺二每寺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腴田鬻錢送戶部中下田給寺家奴婢丁壯者為兩稅戶人十畝以僧尼既盡兩京悲田養病坊給寺田十頃諸州七頃主以耆壽自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

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户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懿宗時雲南蠻數内冦徙兵戍嶺南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龎勛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為麪槐葉為虀乾符初大水山東饑中官田令孜為神策中軍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黄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為梁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宫

及宗室多饑死其窮至於如此遂以亡初乾元末天下上計百六十九州户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四不課者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不課者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減天寶户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户百四十四萬比天寶纔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

實三之一通以二户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廣與上供至長慶户三百三十五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户以奉一兵至武宗即位户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會昌末户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既復河湟天下兩税榷酒茶鹽錢歳入九百二十二萬緡歳之常費率少三百餘萬有司逺取後年乃濟及羣盜起諸鎮不復上計云

宋田賦

太宗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為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某家有種某户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同郡三老里胥召集餘夫分畫曠土勸令種蒔候歲熟共取其利為農師者蠲税免役民有飲博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即為永業官不取其租其後以煩擾罷言者謂江北之民雜植諸穀江南專種秔稻雖土風各有所宜至於參植以防水旱亦古

之制於是詔江南兩浙荆湖嶺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穀民之衆麥黍豆種者於淮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廣種秔稻並免其租天禧初詔諸路自今候登熟方奏豐事已奏豐稔而非時災沴者即須上聞違者重寘其罪慶歷三年詔民犯法可矜者别為贖令鄉民以穀麥市人以錢帛謂民種穀帛免刑罰則農桑自勸然卒不果行參知政事范仲淹言古者三公兼六卿之職唐命相判尚書六曹或兼諸道鹽鐵轉運使

請於職事中擇其要者以輔臣兼領於是以賈昌朝領農田未及施為而仲淹罷事遂止久之天下生齒益蕃闢田益廣獨京西唐鄧間尚多曠土入草莽者十八九或請徙户實之或議置屯田或欲遂廢唐州為縣嘉祐中唐守趙尚寛言土曠可闢民布可招而州不可廢得漢邵信臣故陂渠遺跡而修復之假牛犂種食以誘耕者勸課勞來歲餘流民自歸及淮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千餘户引水漑田幾數萬頃變磽瘠為膏腴監司上其

狀三司使包拯亦以為言遂留再任治平中歲滿當去英宗嘉其勤且倚以興輯特進一官賜錢二十萬復留再任時患守令數易詔察其有實課者增秩再任而尚寬應詔為天下倡後太守高賦繼之亦以能勸課被奬留再任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言廩兵和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户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可以餉軍可以免糴可以重楮可

以平物而安富一舉而五利具矣有旨從其言朝士有異議者丞相賈似道奏抹楮之策莫切於住造楮住造楮莫切於免和糴免和糴莫切於買踰限田因歷詆異議者之非帝曰當一意行之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為公且忠也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近給事中徐經孫奏記丞相言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弊則尤有甚於經孫所言者因歷述其為害者八事疏奏不

省六郡回買公田畝起租滿石者償二百貫九斗者償一百八十貫八斗者償一百六十貫七斗者償一百四十貫六斗者償一百二十貫五千畝以上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五千畝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三分會子三分半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至三百畝全以會子是歲田事成每石官給止四十貫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騷然所遣劉良貴陳訔趙與訔廖邦傑成公策等推賞有差

邦傑之在常州害民特甚民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分置官催租州縣督莊官及時交收運發五年選官充官田所分司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常州江陰鎮江共一員凡公田事悉以委之是歲七月彗見於東方下詔求言京學生蕭規葉李等三學六館皆上封章前秘書監高斯得亦應詔馳驛上封事力陳買田之失人心致天變謝枋得校文江東運司方上京校文天府皆指陳得失未幾蕭規等真決黥隸枋得山京相繼

被劾枋得雖予郡尋罷之咸淳三年京師糴貴勒平江嘉興上户運米入京鞭笞囚繫死於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簿陸逵謂買田本以免和糴今勒其運米害甚於前似道怒出逵知台州未至怖死四年以差置莊官弊甚盡罷之令諸郡公租以三千石為一莊聽民於分司承佃盗易者以盗賣官田論其租於先減二分上更減一分德祐元年三月詔公田最為民害稔怨召禍十有餘年自今並給佃主令率其租户為兵而宋祚訖矣宋

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歲輸身丁錢米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大觀二年詔天下租賦科撥支折當先富後貧自近及遠廼者漕臣失職有

不均之患民或受害其定為令支移本以便邊餉內郡罕用馬間有移用則任民以所費多寡自擇故或輸本色於支移之地或輸脚費於所居之邑而折變之法以納月初旬估中價準折仍視歲之豐歉以定物之低昻俾官吏毋得私其輕重重和元年獻言者曰物有豐匱價有低昻估豐賤之物俾民輸送折價既賤輸官必多則公私之利也而州縣之吏但計一方所乏不計物之有無責民所無其費無量至於支移徙豐就歉理則宜然豪

民賕吏故徙歉以就豐齎挾輕貨以賤價輸官其利自倍而貧下户名免支移估直既髙更益脚費視富户反重因之逋負困於追胥詔申戒焉建炎十三年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請以賜田及私産自昔未輸之税併歸之官詔奬諭而可之初神武佑軍統制張俊乞蠲所置産凡和買科敷詔特從之後三省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陛下哀憫元元俾士大夫及勲戚之家與編户等數葢欲寛民力均有無今俊獨得免則當均在餘户是

使民為俊代輸也方今大將不止俊一人使各援例求免何以拒之望收還前詔詔從之越數年間俊復乞免歲輸和買絹三省擬歲賜俊絹五千疋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諭之曰朕固不惜但恐公議不可俊惶悚力辭賜絹嘉熙二年臣僚言陛下自登大寶以來蠲賦之詔無歲無之而百姓未霑實惠葢民輸率先期歸於吏胥攬戶及遇詔下則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閣者攬戶之錢是以寛恤之詔雖頒愁嘆之聲如故甞觀漢史恤民

之詔多減明年田租令宜倣漢故事如遇朝廷行大惠則以今年下詔明年減租示民先知減數則吏難為欺民得實賜矣從之淳祐八年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永普奏本朝仁政有餘而王制未備今之兩稅本大歷之弊法也常賦之入尚為病況預借乎預借一歲未已也至於再至於三預借三歲未已也至於四至於五竊聞今之州縣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以百畆之家計之罄其永業豈足支數年之借乎操縱出於權宜官吏

得以簸弄上下為奸公私俱困臣愚謂今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焉宜採夏侯太初併省州郡之議俾縣令得以直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為斷之法俾縣令得以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為令之典以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為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為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横斂則預借可革民瘼有瘳矣咸淳十年侍御史陳堅殿中侍御史陳過等奏今東南之民力竭矣西北之邊患棘矣諸葛亮所謂危急

存亡之時也而邸第戚畹御前寺觀田連阡陌亡慮數千萬計皆巧立名色盡蠲二稅州縣之興鞭撻黎庶鬻妻賣子而鐘鳴鼎食之家蒼頭廬兒漿酒藿肉琳宫梵宇之流安居暇食優游死生安平無事之時猶且不可而况艱難多事之際乎今欲寛邊患當紓民力欲紓民力當紓州縣則邸第寺觀之常賦不可姑息而不加釐正也望與二三大臣亟議行之詔可布帛宋承前代之制調絹紬布絲綿以供軍須又就所產折科和市其纖

麗之物則在京有綾錦院西京真定青益梓州場院主織錦綺鹿胎透背江寧府潤州有織羅務梓州有綾綺場亳州市縐紗大名府織縐縠青齊鄆濮淄濰沂密登萊衡永全州市平絁東京榷貨務歲入中平羅小綾各萬匹以供服用及歲時賜與諸州折科和市皆無常數唯內庫所須則有司下其額供足自周顯德中令公私織造並須幅廣二尺五分民所輸絹疋重十二兩疎薄短狹塗粉入藥者禁之河北諸州軍重十兩各長四十

二尺宋因其舊開寳三年令天下諸州凡絲綿紬絹麻布等物所在約支二年之用不得廣科市以煩民初蓬州請以租絲配民織綾給其工直太祖不許太宗太平興國中停湖州織綾務女工五十八人悉縱之詔川峽市買場織造院自今非供軍布帛其錦綺鹿胎透背六銖歌正𪓰縠等段疋不須買織民間有織賣勿禁馬元方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絶時預給庫錢貸民至夏秋令輸絹於官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又

言本路歲給諸軍帛七十萬民間罕有緡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至期則輸賦之外先償逋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豫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詔優予其直自是諸路亦如之或蠶事不登許以大小麥折納仍免倉耗及頭子錢神宗即位京師米有餘蓄命發運司損和糴數五十萬石市金帛上京儲之榷貨務備三路軍須京東轉運司請以錢三十萬二千二百貫給貸於民令次年輸絹疋為錢千隨夏稅初

限督之詔運其錢於河北聽商人入中熙寧三年御史程顥言京東轉運司和買紬絹增數抑配率千錢課絹一疋其後和買並税絹疋皆輸錢千五百時王廣淵為轉運使謂和買如舊無抑配顥言其迎合朝廷意王安石謂廣淵在京東盡力以赴事功不宜罪以迎合乃詔所給内帑别額紬絹錢五十萬緡收其本儲之北京息歸之内帑右正言李常亦言廣淵以陳汝義所進羨餘錢五十萬緡隨和買絹錢分配於常税折科放買外更

取二十五萬緡請以顥言付有司定州安撫司又言轉運司配紬絹綿布於州鎮軍砦等坊郭户易錢數多乞憫其災傷又居極邊特蠲損之詔提刑司别估民不願市令官自賣已給而抑配者正之自王安石秉政專以取息為富國之務故當時言利小人如王廣淵輩假預買紬絹之名配以錢而取其五分之息其刻又甚於青苗然安石右廣淵顥常言卒不行二月詔移巴蜀羨財市布帛儲於陜西以備邊省蜀人輸送及中都漕輓之

費七年兩浙察訪沈括言本路歲上供帛九十八萬民苦備償而發運司復以移用財貨為名增預買紬絹十二萬詔罷其所增之數八年韓琦奏倚閣預買紬絹等雖稍豐稔猶當五七歲帶輸安石以為不然言於神宗曰預買紬絹祖宗以來未嘗倚閣往歲李稷有請因從之近方鎮監司爭以寬恤為事不計有無異日國用闕當復刻剝於民爾元豐以來諸路預買紬絹許假封樁錢或坊場錢少者數萬緡多者至數十萬緡其假提舉

司寬剩錢者又或令以絹帛入常平庫俟轉運司以價錢易取三年京東轉運司請增預買數三十萬即本路移易從之四年遣李元輔變運川峽四路司農物帛中書言物帛至陝西擇省樣不合者貿易糴粮儲於邊期以一年畢五年戶部上其數凡八百十六萬一千七百八十疋錢三百四十六萬二千緡有奇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江西殘破之餘和預買絹請折輸錢朝廷從之是欲少寬民力疋輸錢五千省比舊直已增其半較之

兩浙時直疋多一千五百户部又令折六貫文足是欲
乘民之急而倍其歛也物不常貴則絹有時而易辦錢
額既定則價無時而可減於是詔江西和買絹疋折輸
錢六千省願輸正色者聽

金田賦　　　　　　金史

夫國之有食貨猶人之有飲食也人非飲食不生國非
食貨不立然燧人庖犧能為飲食之道以教人而不能
使人無飲食之疾三王能為食貨之政以遺後世而不

能使後世無食貨之弊惟善養生者如不欲食啖而飲食自不闕焉故能適饑飽之宜可以疾少而長壽善裕國者初不事貨殖而食貨自不乏焉故能制豐約之節可以弊少而長治金於食貨其立法也周其取民也審太祖肇造減遼租稅規模遠矣熙宗海陵之世風氣日開兼務遠畧君臣講求財用之制切切然以是為先務雖以世宗之賢儲積之志曷嘗一日而忘之章宗彌文蝟興邊費亦廣食貨之議不容不急宣宗南遷國土日

處汙池數罟往往而然攷其立國以來所謂食貨之法
犖犖大者曰租稅銅錢交鈔三者而已三者之法數變
而數窮官田曰租私田曰稅租稅之外筭其田園屋舍
車馬牛羊樹藝之數及其藏鏹多寡徵錢曰物力物力
之徵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無苟免者近臣出使外
國歸必增物力錢以其受饋遺也明安穆琨户又有所
謂牛頭稅者宰臣有納此稅庭陛間諮及其增減則州
縣徵求於小民葢可知矣故物力之外又有鋪馬軍須

輸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錢名目瑣細不可殫述其為戶有數等有課役戶不課役戶本戶雜戶正戶監戶官戶奴婢戶二稅戶有司始以三年一籍後變為通檢又為推排凡戶隸州縣者與隸猛安謀克其輸納高下又各不同法之初行唯恐不密言事者謂其厲民即命罷之罷之未久會計者告用乏又即舉行其罷也志以便民而民未見德其行也志以足用而用不加饒一時君臣節用之言不絶告誡嘗自計其國用數亦浩瀚若

足支歷年者郡縣稍遇歲祲又懼不足竟莫詰其故焉至於銅錢交鈔之弊益有甚者初用遼宋舊錢雖劉豫所鑄豫廢亦兼用之正隆而降始議鼓鑄民間銅禁甚至銅不給用漸興窰冶凡產銅地脉遣吏境内訪察無遺且及外界而民用銅器不可缺者皆造於官而鬻之既而官不勝煩民不勝病乃聽民冶銅造器而官為立價以售此銅法之變也若錢法之變則鼓鑄未廣斂散無方已見壅滯初恐官庫多積錢不及民立法廣布繼

恐民多匿錢乃設存留之限開告訐之路犯者繩以重罰卒莫能禁州縣錢艱民間自鑄私錢苦惡特甚乃以官錢五百易其一千其策愈下及改鑄大錢所凖加重百計流通卒莫獲效繼以鐵錢鐵不可用權以交鈔錢重鈔輕相去懸絶物價騰踊鈔至不行權以銀貨銀弊又滋捄亦無策遂罷銅錢專用交鈔銀貨然而二者之弊乃甚於錢在官利於用大鈔而大鈔出多民益見輕在私利於得小鈔而小鈔入多國亦無補於是禁官不

得用大鈔已而恐民用銀而不用鈔則又責民以鈔納官以亦必用先造二十貫至百貫例後造二百貫至千貫例先後輕重不倫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則限以年數限以地方公私受納限以分數由是民疑日深其間易交鈔為寶券寶券未久更作通寶凖銀並用通寶未久復作寶泉寶泉未久織綾印鈔名曰珍貨珍貨未久復作寶會迄無定制而金祚訖矣歷觀自古財歛民散以至亡國若鹿臺鉅橋之類不足論也其國亡財匱比比

有之而國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金之為政常有卹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歛之名而不能制富國之實及其亡也括粟闌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為之加賦數倍豫借數年或欲得鈔則豫賣下年差科高琪為相議至搉油進納濫官輒售空名宣勑或欲與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終至德號綱副威儀寺觀主席亦量其貲而鬻之甚而丁閥鬻以求仕監戶鬻以從良進士出身鬻至及第又甚而叛臣劇賊之效

順無金帛以備賞激動以王爵固結其心重爵不旣則以國姓賜之名實混淆倫法斁壞皆不暇顧國欲不亂其可得乎迨夫宋絶歲幣而不許和貪其淮南之蓄謀以力取至使樞府武騎盡於南伐訛可時全之出初志得粮後乃尺寸無補三軍僨亡我師壓境兵財俱困無以禦之故志金之食貨者不能不爲之掩卷而興慨也

停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與返古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亡

土多曠閒遺黎惴惴何求不獲使於斯時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産倣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内所為經畫紛紛然與其國相終始耶其弊在於急一時之利踵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遼儉朴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併用其所短也繁縟勝必至於傷財操切勝必至於害民訖金之世國用易匱民心易離豈不由是歟作法不慎厥初變法以救其弊秪益

甚焉耳

稗編卷一百四

稗編卷一百五　　明　唐順之　撰

戸三

周役法　　陳祥道

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

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廵役治其政令大喪師邦役治其政教鄉師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鄉師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

其政令州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
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黨正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
法治其政事族師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
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縣師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
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
帥而至遂人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
遂之大旗致之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

其政治禁令遂師作役事以聽其治訟鄙師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察其微惡而誅賞縣正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稍人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鄰長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大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

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考而誅賞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王制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司空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祭義曰五十不為甸徒論語曰使民如承大祭孟子曰有布縷之征

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詩大東曰東國困於役北山曰役使不均古者府史胥徒有常職而民不與焉其所與者軍旅田役而已故任之以地之嬔惡辨之以國野之遠近均之以歲之上下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任之以地也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辨

之以國野也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役此均之以歲也上地食七人中地食六人下地食五人而任之者僅半而已蓋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凡起徒役又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齒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勞

逸輕重均而已與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同意力政有征於鄉有征於司徒征於司徒則公用之也故豐年公旬用三日則是歲用二十七日中年公旬用二日則是歲用十有八日無年公旬旬字或訓均義非謂十日也用一日則是止用九日而已以均力政在歲成之後惟有於冬之一時故也其作之也在鄉則族師以鼓舞鐸旗物帥而至大司徒以鄉之大旗致之在遂則酇長以旗鼓兵革帥而至遂人以遂之大旗致之益

鄉百家為族遂百家為酇百家然後致之以旗鼓則下於百家者非必旗鼓也司徒之於六卿遂人之於六遂以鄉遂之大旗致之則族師酇長之旗非大旗也鄉有鄉官致之遂有遂官致之至於邦國都鄙甸稍郊里之地縣師又備旗鼓兵器致之則所統有其人所會有其地所治有其法此所以如臂使指而無不率從也其不役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癈疾非人不

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者三月不從政自諸侯從家期不從政然則役之義也舍之仁也義故民忘其勞仁故民悅其德此所以北山不均之刺不作於下而餘力之頌日聞於上也後世踐更之法雖丞相之子不免戍邊非所謂舍貴者也絳之老人辱在泥塗非所謂舍老者也豈可與議先王之法哉周禮均人無年之力政猶至九日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非周禮也鄉大夫

國野之役至於六十六十有五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祭義曰五十不為甸徒亦非周制也然六十不與服戎恐周亦然班超傳曰古者十五授兵六十還之韓詩說三十授兵六十還兵其授兵早晩雖殊其六十還兵一也

論戶籍三條　　馬端臨

愚嘗論漢以後以戶口定賦故雖極盛之時而郡國所上戶口版籍終不能及三代兩漢之數葢以避賦重之

故逃相隱漏且疑天寳以上戶不應不課者居三分之一有竒今觀乾元户數則不課者反居其太半尤為可笑然則是豈足憑乎詳見田賦門

按魏晉以來最重世族公家以此定選舉私門以此訂婚姻寒門之視華族如冠屨之不侔則夫徭役賤事人之所憚固宜其攺竄冒僞求自附流品以為避免之計也然徭役當視物力雖世族在必免之例而官之占田有廣狹澤之蔭後有久近若於此立法以限之不勞而

定矣不此之務而方欲改定譜籍雖曰選諳究流品之人為郎尚書以掌之然偽冒之久者滋多非敢於任怨者誰肯澄汰如楊佺期幷韶至以恥憤搆逆亂則澄汰亦豈易言哉

按周官之法貴者賢者及新甿之遷徙者皆復其征役後世因之故六朝議征役之法必以土斷僑寓釐正譜籍為先然自晉至梁陳且三百年貴者之澤既斬則同於編氓僑者之居既久則同於土著難以稽考此所以

偽冐滋多而議論紛紛也

宋役法　　宋史

役法役出於民州縣皆有常數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録州曹司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掐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京百司補吏須不礙役乃聽建隆中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為九等著於籍上四等量輕

重給役餘五等免之詔加裁定淳元五年始令諸縣以第一等戶為里正第二等戶為戶長勿冒名以給役自餘衆役多調廂軍然役有輕重勞佚之不齊人有貧富强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奸偽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復役衙前將吏得免里正戶長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偽為券售田於形勢之家假佃戶之名以避徭役乾興初始立限田法形勢敢挾他戶田者聽人告予所挾田三之一時州縣既廣徭役益衆太常博士范諷知

廣濟軍因言軍地方四十里户口不及一縣而差役與諸郡等願復為縣轉運司執不可因詔裁損役人自里正鄉户為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産景祐中稍欲寛其法乃命募人充役募役之法始於此矣慶歴中范仲淹執政謂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廢河南諸縣欲以次及他州當時以為非未幾悉復王逵為荆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為羨餘蒙詔奬𢃄是他路為掊克以市恩初知并州韓琦工疏

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於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免溝壑之患每鄉被差踈密與貲力髙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户十五户計貲為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户五户計貲為錢五十萬番休遞役即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為民父母意乎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為額令佐視五等簿通

一縣計之籍皆在第一等選貲最髙者一戶為鄉戶衙前後差人放此即甲縣戶少而役蕃聽差乙縣戶多而役簡者籓書未盡實聽换取他戶里正主督租賦請以戶長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議諸路轉運司度利害皆以為便治平四年三司使韓絳言聞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當求死使汝曹免於凍餒遂自縊而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減其戶等者田歸官戶不役之家

而役并於同等見存之户望博訪利害集議裁定使力役無偏重之害役法更議始此熙寧元年帝閲内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踰年不得還者帝重傷之乃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二年遣劉彞程顥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税賦科率徭役利害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户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今遂欲兩税之外别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不問户之髙低例使出錢上户則便

下戶實難輙以議不合罷條例司言使民出錢雇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願以條目遣官分行天下博盡衆議於是條諭諸路曰衙前既用重難分數凡買撲酒稅坊場舊以酬衙前者從官自賣以其錢同役錢隨分數給之其廂鎮場務之類舊酬奬衙前不可令民買占者即用舊定分數為投名衙前酬奬如部水陸運及領倉驛場務公使庫之類其舊煩擾且使陪備者今當省使毋費承符散從官等舊若重役償欠者

令當改法除弊庶使無困凡有産業物力而舊無役者今當出錢以助役久之司農寺言今立役條所寛優者皆村鄉朴惷不能自達之窮甿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經制一定則衙司縣吏無以施誅求巧舞之奸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欲先自一兩州為始候其成就即令諸州軍倣視施行若實便百姓當特奬之詔可於是司農判寺鄧綰曽布言畿内鄉户計産業若家貲之貧富上下分為五等歲以夏秋隨等輸錢

鄉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兩縣有產業者上等各隨縣中等併一縣輸析居者隨所析而定降其等若官户女户寺觀未成丁减半輸皆用其錢募三等以上税户代役隨役重輕制祿開封縣户二萬二千六百有奇歲輸錢萬二千九百緡以萬二百為祿贏其二千七百以備凶荒欠閣他縣倣此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産為抵弓手試武藝典吏試書計令下募者執役被差者得散去開封一府罷衙前八百三十人畿縣鄉

役數千遂頒其法於天下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輕不一民貧富不等從所不便為法凡當役人戸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戸及未成丁單丁女丁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戸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閣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寛剩錢四年罷許州衙前幹公使庫以軍校主之月給食錢三千後行於諸路人皆便之兩浙率民助役錢

至七十萬薛尚為帝言帝問王安石安石曰提舉官據數取之朝廷以恩惠科減於體為順監察御史劉摯謂昨者團結保甲民方驚擾又作法使人均出緡錢期會急迫人情惶駭因陳新法十害其要曰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法上戶之役類皆數而重下戶之役率常簡而輕今不問上下戶槩視物力以差出錢故上戶以為幸而下戶苦之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歲不可缺則是賦稅有時減閣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必

用鄉户為其有常産則自重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姦僞之人則帑庾場務綱運不惟不能典幹竊恐不勝其盜用而冐法者衆至於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吏之類恐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輙為騷擾也司農新法衙前不差鄉户其舊嘗願為長名者聽仍其舊却用官自名賣酒稅坊場并州縣坊郭人户助役錢數酬其重難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户緩急科率郡縣頼之難更使之均出助錢乞詔有司若坊場錢可足衙前

雇直則詳究條目徐行而觀之楊繪又言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請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頃者亦有戶纔三頃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頃而較三頃則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齊無異况如官戶則除耆長外皆應無役今例使均出雇錢則百頃所輸必三十倍於三頃者而又永無决射之訟此其利也然難行之說亦有五民惟種田而責其輸錢錢非田之所出一也近邊州軍就募者非土著奸細難防二也逐處田税

多少不同三也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四也衙前雇人
則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議防此五害然後著為定制仍
先戒農寺無欲速就以祈恩賞提舉司無得多取於民
以自為功如此則誰復妄議於是曾布摭繪摯所言而
條奏辨詰之其畧曰畿內上等户盡罷昔日衙前之役
故今所輸錢比舊受役時其費十減四五中等人户舊
充弓手手力承符户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
丁官户皆出錢以助之故其費十減六七下等人户盡

除前日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大抵上戸所減之費少下戸所減之費多言者謂優上戸而虐下戸得聚斂之謗臣所未諭也提舉司以諸縣等第不實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言者則以謂品量立等者葢欲多斂雇錢升補上等以足配錢之數至於祥符等縣以上等人戸數多減充下等乃獨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諭也凡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主倉庫場務綱運而承符手力

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長壯丁以今所措
置最為輕役故但輪差鄉户不復募人言者則以謂衙
前雇人則失陷官物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又以謂近
邊奸細之人應募則焚燒倉庫或守把城門則恐潛通
外境此臣所未喻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斛斗皆從民
便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則謂直使輸錢則絲綿粟
麥必賤若用他物準直為錢則又退揀乞索且為民害
如此則當如何而可比臣所未諭也昔之從役皆百姓

所為雖凶荒饑饉未嘗罷役今役錢必欲稍有餘羨乃所以為凶年蠲減之備其餘又專以興田利增吏祿言者則以謂助錢非如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類亦嘗倚閣減放否此臣所未諭也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餘萬所輸緡錢七十萬爾而畿內戶十六萬率緡錢亦十六萬是兩浙所輸纔半畿內然畿內用以募役所餘亦自無幾言者則以謂吏緣法意廣收大計如兩浙欲以羨錢徼幸司農欲以出

剩為功此臣所未諭也詔繪知鄭州𨽻落監察御史裏行監衡州鹽倉遣察訪使徧行諸路促成役書改助役為免役不顧就募而强之者論如律諸路役書既上之司農乃頒募役法於天下用免役錢祿內外胥吏有祿而賍者用倉法重其坐初京師賦吏祿歲僅四千緡至八年計緡錢三十八萬有竒京師吏舊有祿及外路吏祿又不在是焉時權江西提刑提舉金君卿首募受代官部錢帛綱趨京不差鄉户衙前而費減十五六賜詔

奬諭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參知政事吕惠卿及其弟曲陽縣尉和卿皆請行手實法其法官為定立田産中價使民各以田畝多少髙下隨價自占仍併屋宅分有無蕃息立等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買田穀而輙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九年以荆湖兩路敷役錢太重較一歲入出寛剰錢數多詔權減二年尋詔自令寛剰役錢及買撲坊塲錢更不以給役人歲具羨數上之司農餘物凡籍之常平司者常留一半十年

知彭州呂陶奏朝廷欲寛力役立法名募初無過歛民財之意有司奉行過當增添科出謂之寛剩自熙寧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臣本州四縣已有寛剩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今歲又須科納一萬餘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慮五六十萬推之天下見今約有六七百萬貫寛剩在官歲歲如此泉幣絶乏貨法不通商旅農夫最受其弊臣恐朝廷不知免役錢外有此寛剩數目乞契勘見今約支幾歲不至闕乏霈發德音特免數年或逐

年限定不得過十分之一所貴民不重困不報王安石去位吳充為相沈括獻議莫若稍變役法雜以差徭為便御史知雜蔡確言括反覆貶括知宣州役錢立額浙東多以田稅錢數為則浙西多用物力至是詔令通物力稅錢互紐為數從便輸納淮東路估定物產如其實直以均數取初許兩浙坊郭戶家產不及二百千鄉村戶不及五十千毋輸役錢已而鄉戶不及五十千亦不免輸元豐二年提舉司言坊郭戶免輸法太優乃詔如

鄉户法截定所敷錢數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通苦差役而衙投之任重行遠者尤甚特剏免役雖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實觧前日困敝故羣議雜起意不為變顧其間采王安石策不正用雇直為額而展敷二分以備吏禄水旱之用羣臣每以為言屢疑屢詰而安石持之益堅此其為法既不究終防弊而聚斂小人又乘此增取帝雖數詔禁戒而不能盡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增廣則安石不能將順

德意其流弊已見矣揞宗立宣仁后垂簾同聽政門下侍郎司馬光言按因差役破産者惟鄉户衙前蓋山野愚戇之人不能幹事或因水火損敗官物或為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折備償不足有破産者至於長名衙前在公精熟每輕重難别得優輕場務酬奬往往致富何破産之有又曰鄉者役人皆上等户為之其下等單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使之一槩輸錢則是賦斂愈重自行免役法以來富室差得自寛貧者困窮日

甚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於雇役人之外多取羨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冀恩賞又青苗免役賦斂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豐歲追限尚失半價若值凶年無穀可糶賣田不售遂致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不暇復顧此農民所以重困也臣愚以為宜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並如舊制定差見雇役人皆罷遣之衙前先募人投充長名名募不足然後差鄉村人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獎所有見在役錢

發充州縣常平本錢以戸口為率存三年之蓄有餘則歸轉運司凡免役之法縱富强應役之人征貧弱不役之戸利於富不利於貧及今耳目相接猶可復舊名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復差役矣於是始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寛剰二分已下許著為準餘並除之若寛剰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戸長壯丁皆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言率戸賦錢有從來不須差役而槩

被歛取者有一户而輸數百以至千緡者昔惟衙前一役有至破産者爾今天下坊場官收而官責之歲計緡錢無慮數百萬自可足衙前雇募支酬之直則役之重者已無所事於農民矣外惟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户長壯丁之類無大勞費宜並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監察御史王巖叟請於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盡變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當應大役者百家而歲取十人則九十家出力為助明年易十户復如之

則大役無偏重之弊於百色無名之差口一切非理之
資陪悉用熙寧新法禁之雖不助猶可為也殿中侍御
史劉次莊言近制許雇耆户長須三等以上户不知三
等已上户不願受雇既無願者則郡縣必陽循雇名陰
用差法不若立法明差之為便時中書舍人蘇軾言先
帝初行役法取寛剰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有司奉
行過當行之幾十六七年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
熙寧中行給田募役法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知密州

先募弓手民甚便之王安石以為給田募役其害有十曾未半年此法復罷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蘇軾乞買田募役其五利難信而有十弊大指謂官市民田慮不當價民受田就募既非永業則鹵莽其耕又將轉而他之而其六弊特詳曰弓箭手雖名應募實與家居農民無異雖或番上及緩急不免點集實不廢田業非如州縣色役長在官寺則弓箭手之優可知矣然猶聞闕額常難補招已就招者又時時竄去引此為比不切事情

其七弊曰户及三等以上皆能自足必不肯佃田供役今立法須二等以上户方充弓手三等以上方得供散從官以下色役乃是用給田募役之名行揭簿定差之實既云百姓樂於應募何以户降四等必須上二等户保任任之而逃則勒任者就供田役此豈得云樂應也耶上官均亦陳五不可行輙議遂格司馬光復奏令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户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户元不充役今例使

出錢舊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應募無顧籍受賕侵陷官物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一遇凶年則賣莊田牛具桑柘以錢納官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寛剩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勅命盡罷天下免役錢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司任者雇代有逋逃失陷雇者任之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固有因而破産者為此始作助役法自後色色優假禁止

陪備别募命官將校部押遠綱遂不聞更有破産之人若令衙前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法於官户寺觀單丁女户有屋産月收僦直可及十五千莊田中熟所收及百石以上者並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自餘物産約此為凖每州椿收候有重難役使即以支給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許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達運司轉運司季以

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為之救務要曲盡
然免役行之近二十年富户習於優利一旦變更不能
不懷異同又差役復行州縣不能不有小擾提舉官專
以多斂役錢為功必競言免役錢不可罷當此之際願
勿以人言輕壞良法知樞密院章惇取光所奏疏畧未
盡者駁奏之尚書右丞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
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右正言王覿言近制改募為
差用舊法人數為則而熙寧元年以後募數屢經裁減

則舊數不可復用請悉準見額定差先是差法既復知開封府蔡京如敕五日内盡用開封祥符縣舊役人數差一千餘人以足舊額右司諫蘇轍言開封府亟用舊額盡差如壇子之類近例率用剩員今悉改差民户故為煩擾以挫成法乞正其罪司馬光之始議差役中書舍人范百禄言於光曰熙寧免役法行百禄為咸平縣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欣幸其後有司求羨餘務刻剥乃以法為病今第減助免錢額以寛民力可也光

雖不從及議州縣吏因差役受賕從重法加等配流百祿押刑房固執不可曰鄉民因徭為吏今日執事而受賕明日罷役復以財遣人若盡以重法繩之將見黥面赭衣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言幾為民害遂已之蘇轍又言差役復行應議者有五其一曰舊差鄉户為衙前破敗人家急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患然而天下反以為苦者農家歲出役錢為難及許人添刻見賣坊場遂有輸納不給者爾向使止用官賣坊

場課入以雇衙前自可足辦而他色役人止如舊法則為利較然矣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雇不如鄉差税户可託然行之十餘年投雇者亦無大敗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之害今畧計天下坊場錢一歲可得四百二十餘萬貫若立定中價不許添剗三分減一尚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共不過一百五十餘萬緡則是坊場之直自可了辦衙前百費何用更差鄉户令制盡復差役知衙前苦無陪備故以

鄉户為之至於坊場元無明降處分不知官自出賣耶抑仍用以酬奬衙前也若仍用以酬奬即名募部綱以何錢應用若不與之錢即舊名重難鄉户衙前仍前自備為害不小其二坊郭人户舊苦科配新法令與鄉户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數錢太重未為經久之法乞取坊郭官户寺觀單丁女户酌令役錢減定中數與坊場錢用以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綱運外却令椿備募雇色役之人用其三色用見今在役人數定差

熈寧未減定前其數實冗不可遵用其四熈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諸役人常苦迎送自新法以來官吏皆請雇錢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闕事乞仍用雇法其五州縣胥吏並量支雇錢募充仍罷重法亦許以坊場坊郭錢為用不足用方差鄉户鄉户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本數詔送看詳役法所詳定擇其要者先奏以行於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其餘役人惟該募者得募餘悉定差遂罷

官户寺觀單丁女户出助役法其令役錢即免輸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為招募凡熙豐嘗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備圓融之類悉申行之耆壯依保正長法坊場河渡錢量添酒錢之類名色不一惟於法許用者支用外並椿備招募衙前支酬重難及應緣役事之用如一州錢不供用許移别州錢用之一路不足許從户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餘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減募增置衙前最為重役若已招募

足額上一等戶有虛閒不差者令供次等色役鄉差役人在職官如敢抑令別雇承符散從承代其役者轉運司劾奏重責蘇轍又言雇募衙前改為招募既非明以錢雇必無肯就招者勢須差撥不知歲收坊郭河渡緡錢四百二十餘萬欲於何地用之熙寧以前諸路衙前多雇長名當役如西川全是長名淮南兩浙長名太半以上餘路亦不減半今坊場官既自賣必無願充長名則衙前並是鄉戶雖號招募而上戶利於免役方肯占

名與差無異上户既免衙前重役則凡役皆當均及以次人户如此則下户充役多如熈寜前矣蘇軾在詳定役法所極言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當於雇役費實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司馬光不然之光言差役已行續聞有命雇募不足方許定差屢有更張號令不一又轉運使欲合一路共為一法不令州縣各從其宜或已受差即釋役使去或已辭雇却復拘之入役或仍舊用錢招募或不用錢白招紛

紛不定寖違本意遂條舉始奏之文嘗許州縣監司陳列宜否自令外官茍見利否縣許直上轉運司州許直奏使下情無壅詳定所第當稽閱監司州縣所陳詳定可否非其任職而務出奇論不切事情者勿用亦不可以一路一州一縣土風利害槩行天下從之未幾詔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户官户寺觀第三等以上舊輸免役錢者並減五分餘户等下此者悉免輸仍自元祐二年始凡支酬衙前重難及綱運公皁迓送飬錢

用坊場河渡錢給賦不足方得於此六色錢助用而有餘封樁以備不時之須臣僚上言朝廷雖立差法而明許民户雇代州縣多已施行近命弓手須正身恐公私未便詔不願身自任役許募嘗為弓手而有勞效者雇直雖多毋踰元募之數御史中丞劉摯言弓手不可不用差法者蓋鄉人在役則不獨有家丁子弟之助至於族姻鄉黨莫不與為耳目有捕輒獲又土著自重無逃亡之患自行雇募盜寇充斥益浮惰不能任責故也如

五路弓手熙寧未變法前身自執役最號强勁其材藝捕緝勝於他路近日復差不聞有不樂而願出錢雇人惟是川蜀江浙等路昨升差上一等户皆習於驕脆不肯任察捕之責欲乞五路必差正身餘路即用新敕釐為三色舊有户等已嘗受差者曾有戰鬬勞效應留者願雇人代已者立此三色所冀新舊相兼漸習禦捕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近許當差弓手户役得差人為代此法最便議者謂身任其役則自愛而重犯法熙寧募法

久行何嘗聞盜賊充斥彼自愛之民承符帖追逮則可俾之與賊角死豈其能哉兩浙諸路以法案差弓手必責正身至有涕泣辭免者此豈可恃以為用哉今既立法許雇嘗為弓手而有效勞之人比之泛募宜有間矣舊法户賦免役錢及三百緡者今仍輸錢免役侍御史王巖叟謂此法不見其利借如兩户其一輸錢及三百千其一及二百八九十千相去幾何而應差者三年五年即得休息其應輸助者畢世入錢無有已時非至破

家終不得免此其勢必巧為免計有弟兄則析居不則減賣其業但少降三百千之數則遂可免不出二三年髙强户皆成中户其後又詔舊輸免役錢户及百千以上令如六色户輸錢助役益欲以其錢廣雇使番休優久凡户少之鄉應差不及三番者許以六色錢募州役尚不及兩番則中户部移用他州錢以紓差期鄉户銜前受役當休無代即如募法給雇食之直若願就投募者仍免本户身役不願速募人代之元祐三年翰林學

士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户歲出幾何今者差役中户歲費幾何更以幾年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吏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五路百姓朴拙間遇差為胥史又轉雇慣習之人尤為患苦尋詔郡縣各具差役法利害條析以聞四年右正言劉安世言御史中丞李常請復雇募懷奸害政先是常言差法詔下民知更不輸錢讙呼相慶行之既久始覺不輸錢為害何也差法廢久

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寛户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户窄者頻年在役上户極等昔有歳輸百千至三百千者今止差為弓手雇人代役歳不過用錢三四十千中下户舊輸錢不過三二千而今所雇承符散從之類不下三十千然則今法徒能優便上户而三等四等户困苦日甚望詔一二練事臣僚使與賦臣取差雇二法便於百姓者行之無牽新書無執舊説民以為善斯善矣而安世則以責民出錢為非乞固守差役初議故以常為罪

是時言役法不便者甚衆哲宗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帝曰第行元豐舊法而減去寛剩錢百姓何有不便范純仁曰四方異宜須因民立法乃可久也遂令戶部議之右司諫朱紱言輸錢免役有過數多斂者用錢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内又有優便而願自投募不必給雇者請詳爲裁省中書言自行差法十年民間苦於差役前後議者紛紜更變不一未有底止於是詔復免役法自紹聖復雇役而建炎初罷之已而討論

其法之不可廢也參政李回言於髙宗曰常平法本於漢耿壽昌豈可以王安石而廢之且當時招射士無以供庸直詔官户役錢勿減半民户役錢槩增三分後復減之兼官舊給庸錢以募户長及立保甲則儲庸錢以助經費未幾廢保甲復户長而庸錢不復給遂為總制窠名焉然後起於物力物力升降不覈則役法公是以紹興以來講究推割推排之制凡百姓典賣典業税賦與物力一併推割至於推排則因其貲産之進退為之

升降三歲而下行之然當時之弊或以小民粗有米粟僅存室廬凡耕耨刀斧之器雞豚犬彘之畜纖細微瑣皆得而籍之吏視賂之多寡為物力之低昂上之人憂之於是又為之限制除質庫房廊停塌店鋪租牛賃船等外不得以豬羊雜色估計其後并耕牛租牛以免之若江之東西以畝頭計稅亦有不待推排者保正長之立也五家相比五五為保十大保為都保有保長有都副正餘及三保亦置長五大保亦置都保正其不及三

保五大保者或為之附庸或為之均并不一也戶則以物力之高下為役次之久近若夫品官之田則有限制死亡子孫減半廕盡差役同編戶（一品五十頃二品四十五頃三品四十頃四品三十五頃五品三十頃六品二十五頃七品二十頃八品十頃九品五頃）封贈官子孫差役亦同編戶（謂父母生前無官因伯叔或兄弟封贈者）若非凡泛及七色補官不在限田免役之數其奏薦弟姪子孫原自非泛七色而來者仍同差役進納軍功捕盗宰執給使減年補授轉至升朝官即為官戶身亡子孫並同編戶太學生

及得解經省試者雖無限田許募人充役單丁女户及孤幼户並免差役凡無夫無子則為女户女適人以奩錢置産仍以夫為户其合差保正長以家業錢數多寡為限以限外之數與官編户輪差總首部將免保正長差役諸州義士已免之不許典賣老疾身亡許承襲凡募人充役並募土著之人其放停兵及嘗為公人者並不許募既有募人官不得復追正身募人憑藉官勢奸害平人斷罪外坐募之者高宗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

嘗歎知縣不得人一充役次即便破家是以講究役法甚便乾道五年處州松陽縣倡為義役衆出田穀助役户輪充自是所在推行十一年御史謝諤言義役之行當從民便其不願者乃行差役上然之朱熹謂義役有未盡善者四事葢始倡義役者惟恐議之未詳慮之未周而踵之者不能皆善人於是其弊日開其流日甚或以材智把握而專義役之利或以氣力凌駕而私差役之權是以虐貧優富凌寡暴孤義役之名立而役户不

得以安其業雇役之法行而役户不得以安其居信乎所謂未盡善之弊也慶元二年吏部尚書許及之因淳熙陳居仁所奏取祖宗免役舊法及紹興十七年以後續降旨符脩為一書名曰役法撮要五年書成左丞相京鏜上之其法可以悠久其或未久而輙弊者人也

論免役錢二條　馬端臨後同

按以保正代耆長等役熙寧閒已嘗行之繼而以人言不便罷之矣今觀此則是罷而復行也盖熙寧之㣲免

役錢也非專為供鄉户募人充役之用而已官府之需用吏胥之廪給皆出於此及其久也則官吏可以破用而役人未嘗支給是假免役之名以取之而復他作名色以役之也為法之弊一至此哉

取民間六色之錢並以係官坊塲錢充雇役之用而盡蠲衙前以下諸役熈寧之法也以坊塲充衙前雇役之用而承符以下諸役仍復輪差民户而盡蠲六色之錢元祐之法也然元祐復差役之初議者不同故有弓手

許募曾充有勞效者揞揮則所謂雇役者不特衙前而已也六色錢雖曰罷徵繼而詔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户官户自三等已上舊輸免役錢並減五分餘户下此悉免之則所謂雇役之錢元未嘗盡除也自是諸賢於差雇之議各有所主而朝廷亦兼行之然熙寧盡除差法明立雇議而當時無狀官吏尚且揞免役之錢而不盡支給假他役之名而重復科差況元祐差雇兼行議論反復則此免役六色之錢其在官者不肯盡

捐以予民其在民者有時復徵以入官固其勢也賴濱所謂所在役錢寛剩一二年必未至闕用從令放免理在不疑東坡所謂六色錢以免役取當於雇役予盡之然後名正而人服皆至當之論

論差役雇役義役

按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役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為雇雇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苦役如故故轉而為義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户自相與講究之

法也其弊也豪强專制寡弱受凌故復反而為差益以事體之便民者觀之雇便於差義便於雇至於義而復有弊則末如之何也已竊嘗論之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起軍旅則執干戈冒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然後謂之役夫子所謂使民以時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皆此役也至於鄉有長里有正則非役也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

天子然則天子之與里胥其貴賤雖不侔而其任長人之責則一也其在成周則五家設比長二十五家設里宰皆下士也等而上之則曰閭胥（掌二十五家六鄉）曰酇長（掌一百家六遂）皆中士也曰旅師（掌一百家六鄉）曰鄙師（掌五百家六遂）皆上士也曰黨正（掌五百家六鄉）曰縣正（掌二千五百家六遂）皆下大夫也曰州長（掌二千五百家六鄉）則中大夫也周時鄰里鄉黨之事皆以命官主之至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俗每亭有亭長嗇夫掌聽獄訟收賦

稅又有游徼掌巡禁盗賊亦皆有禄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為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古之所謂復除者復其繇戍耳加三老蓋亦古復除之科然則謂三老為役可乎嘗以歲十月賜酒肉或賜民爵一級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二級賜民帛一匹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三匹或五匹其尊之也至矣故戾太子得罪而壺關三老得以言其寃王尊為郡而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於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為顯宦有聲名然其猷為才望亦皆見於為亭長嗇夫之

時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有誅求無藝廹脅不堪之舉下之人亦自愛自重未嘗有頑鈍無恥畏避茍免之事故自漢以來雖叔季昏亂之世亦未聞有以任鄉亭之職為苦者也隋時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而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為害更甚詔集議而衆多是德林遂廢不置然則隋時鄉職或設或廢本無關於理亂之故而其所以廢者蓋上之人重其事而不

輕置非下之人畏其事而不肯充也至唐睿宗時觀監察御史韓琬之疏然後知鄉職之不願為故有避免之人琬言往年兩京及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員闕先擬者輙十人頃年差人以充猶致亡逸即知政令風化漸以弊也唐宣宗時觀大中九年之詔然後知鄉職之不易為故有輪差之舉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差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鏁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汙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故雖足跡不離里閭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笞箠

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繇役者無以異而至於破家蕩産不能自保則繇役之禍反不至此也然則差役之名差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於徭役而稱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王荆公謂免役之法合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然不知周官之府史胥徒益服役於比閭族黨之官者也蘇文忠公謂自楊炎定兩稅之後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柰何復欲取庸

錢然不知唐之所謂庸乃徵從之身役而非鄉職之謂也二公葢亦習聞當時差役之名但見當時差役之賤故立論如此然實則誤舉以為比也上之人既賤其職故比之如奴隷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自賤其身故或倚法以為奸或匿賦以規免皆非古義也成周之事遠矣漢之所以待三老嗇夫亭長者亦難以望於後世如近代則役法愈弊役議愈詳元祐間講明差雇二法為一大議論然大槩役之所以不可為者費重破家耳蘇

黄門言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巳自懾怖而况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凡百侵擾當復如故以是言之則其所以必行雇役者蓋雖不能使充役之無費然官嘗任雇募之責則其役與民不同而横費可以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民既出雇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貪毒無所施此其相與防閑之術雖去古義逺甚然救時之良

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熙豐間言其不便者則謂差役有休歇之時而雇役則年年出費差役有不及之户而雇役則户户徵錢至有不願輸錢而情願執役者葢當時破家皆愚懦畏事之人而桀黠之徒自能支吾而費用少者反以出雇役錢為不便又當時各州縣所徵雇役錢除募人應役之外又以其餘者充典吏俸給之用又有寛剩錢可以備凶旱賑救可以見當時充役之費本不甚重故雇役之錢可以備此三項支用也若夫一承

職役羈身官府則左支右吾盡所取辦傾困倒廪不足陪償役未滿而家已罄事體如此則雇役之法豈復可行雇役之金豈復能了然則此法所以行之熈豐而民便之元祐諸君子皆以為善者亦以當時執役之費本少故也禮義消亡貪饕成俗為吏者以狐兎視其民睥睨朶頤惟恐墮穽之不早為民者以寇戎視其吏潛形匿影日虞懷壁之為殃上下狙伺巧相計度州縣專以役户之貧富為官況之豐殺百姓亦專以役籍之係否

驗家道之興衰於是民間視鄉亭之職役如蹈湯火官又以復除之說要市於民以取其貲其在復除之科者苟延歲月而在職役之列者立見虛耗雖有智者不能為謀矣所謂正本澄源之論必也朝廷以四維勵士大夫飭廉稱事無俾有多藏之惡士大夫以四維自勵力行好事稍能以澤物存心然後鋤姦貪之胥吏以去其蠹害削非泛之支補（或作備）以養其事力賦斂之簿書必覈無使代逋欠之輸勾呼之期會必明毋使受稽慢之

罰夫然故役人者如父母之令其子弟恩愛耆孚役於人者如臂指之護其腹心劬勞不憚既無困苦之憂不作避免之念則按籍名而役之可矣奚必曰庸曰義之紛紛哉不然舉三代以來比閭族黨之法所以聯屬其民上下相維者反藉為厲民之一大事愚不知其說矣

論復除附論青

按周官及禮記所載周家復除之法除其征役而已至漢則并賦税除之豈漢之法優於周乎曰非也葢賦税

出於田而周人之田則皆受之於官其在復除之例者如所謂貴者賢者能服公事者即公卿大夫以及庶人在官之流皆受公田之祿以代耕未嘗予之田而使之躬耕者也所謂老者疾者則不能耕而不復給以田且仰常餼於官者也所謂新甿之遷徙者則是未及授以田者也此數色之人既元無田則何有於賦稅故只除其征役至漢則田在民間官不執授受之柄亦無復應受與不應受之法矣故在復除之例者並除其賦役也

然漢以後則官户之有蔭至單丁或老疾者除其役則有之亦不復聞有除稅之事矣。

按元祐初溫公入相諸賢並用革新法之病民者如救焚然青苗助役其尤也然既曰罷青苗錢復行常平倉法矣未幾而復有再給散出息之令而其建請乃出於范忠宣雖曰溫公在告不預知然公其時有奏乞禁抑配奏中且明及四月二十六日敕令給錢斛之奏說則非全不預知也後以臺諫文章論列舍人蘇軾不肯書黄遂大悟而不復再行耳至於役法則諸賢之是熙寧而主雇募者居其半故差雇二者之法雜然並行免役六色之錢仍復徵取然則諸賢雖號為革新法而青苗助役之是非可否胷中蓋未嘗有一定之見宜熙豐之黨後來得以為辭也然熙寧之行青苗也既有二分之息提舉司復以多散為功遂立各郡定額而有抑配之弊其行助役也既取二分之寬剩而役徵頭子錢

民間輸錢日多而雇人給直日損遂至寛剩積壓此皆其極弊處至紹聖國論一變羣奸唱掌而起於紹述故事宜不遺餘力然攷其施行之條畫則青苗取息止於一分且不立定額抑配人戶助役錢寛剩亦不得過一分而蠲減先於下五等人戶則聚斂之意反不如熙豐之甚矣觀元祐之再行青苗復徵六色役錢則知興利之迹雖君子不能盡窒之觀紹聖之青苗取息役錢寛剩皆止於一分則知言利之名雖小人亦欲少避之要之以常平之儲貴發賤斂以賑凶饑廣蓄儲其出入以衆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懲常平積滯不散侵移他用之弊則青苗未嘗不可行以坊場撲買之利及量徵六色助役之錢以貢雇役所徵不及下戶不取寛剩亦可以免當役者費用破家之苦則助役未嘗不可行介甫狠愎不能熟議緩行而當時諸賢又以決不可行之說激之章惇因得以行其附會媒進之計推波助瀾無所不至故其征利毒民反出後來章蔡諸人之上矣

紹聖紹述之事章惇為之宗主然惇元祐時嘗言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害如役法熙寧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復以差代雇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將益甚矣其說不惟切中元祐之病亦且深知熙豐之非然則後來之所以猥背㹀首者正張商英所謂熟荒要做官而民間之利病法度之是非未嘗不了然胸中也其奸人之雄歟

稗編卷一百五

謹案卷一百四第三十三頁前六行明安穆琨舊

作猛安謀克今改